

试论新形势下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核心地位

王伟男¹

(1.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 上海 200020)

摘要: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是历史的定论。“只有一个中国”是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前提。但是, 由于历史原因和美国的别有用心,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成为“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 美国为了达到其牵制中国的目的, 以“共同防御条约”和《与台湾关系法》为借口, 一再挑起所谓“台湾问题”, 影响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正常交往。本文通过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核心地位的讨论, 明确指出, 所谓的“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是美国一手操控台湾、制约中国的结果。弱化“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实现中美关系的长期正常化, 不仅是时代的要求, 更符合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 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 核心地位

中图分类号: D822.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0)04-0041-08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在中美高层交往时经常表达的基本态度。之所以说它是核心问题, 是因为与中美关系中的其他问题相比, 台湾问题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特征: 首先, 它涉及到中国的领土主权核心利益, 也涉及到中国东南部区域大部分国土和领海领空的战略安全; 第二, 美国既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 也是这一问题的持续介入者, 且介入的基本手段一直是国际关系中最激烈的一种: 军事——在中美建交前是直接驻军台海地区, 在中美建交后则是以《与台湾关系法》为依

托的对台军售, 近年来还出现了加强美台军事合作的新形式。¹ 正是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性衍生自它的重要性, 主要表现在长期以来它是唯一可能对中美关系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效应的重大战略因素。在中美关系史上, 它确实曾多次影响到两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正常交往。“美国对华政策陷入长期困境, 就是因为纠缠在包含各种复杂因素的棘手的台湾问题上”。² 当然, 不必讳言的是, 由于台湾问题并不涉及美国的领土主权核心利益, 更不涉及

收稿日期: 2010-01-17 修订日期: 2010-04-20

作者简介: 王伟男 (1973—), 男, 河南登封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台湾问题, 国际战略。

¹ 主要是指美台双方在指挥、控制、侦察、情报等方面 (即 C4ISR 系统) 软硬件的互联互通 (interoperability) 上。从军事的角度看, 这意味着美方可以直接参与到台军的战时指挥程序中;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 则意味着美台之间事实上的结盟。

² 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 第 465 页。

其领土领海领空的战略安全,所以美方从来都没有把它表述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换言之,“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只是中方单方面的认知与表述。¹

然而,自2009年初以来,中国国内学术界和舆论界关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已经下降、甚至正在淡出核心地位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些观点的基本论据主要有三:一是从美国小布什总统后期到如今的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中美关系的大局愈发缓和与稳定;二是金融动荡(也有人称之为经济危机或衰退)、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重大现实挑战在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各国议事日程中的地位急速上升;三是自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团队在台湾上任以来,两岸关系也出现了快速的缓和与稳定。²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仍然是值得商榷的。

一、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核心地位的形成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具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内层面,即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政,其实质是国共两党经过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后遗留下来的问题;另一个是国际层面,也就是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其实质是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需要而对中国内政进行的长期干涉,以及中国为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而与美国进行斗争的问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改变了从中国内战中逐步“脱身”的对华政策,直接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干涉中国政局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也登上了中国领土台湾,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直接的武装侵犯。而且,美国为了使上述行为“合法化”,还在1954年与当时的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通过该条约对中国核心利益进行武装侵犯的基本态势一直持续到中美建交,并在事实上构成中美关

系解冻与正常化进程向前推进的核心障碍。这一点可以从相关文献和史实中得到佐证。

1960年5月,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问题是:一、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如果美国承认这两个原则,我们自然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³ 在同年8月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时,周恩来说:“中美谈判总要先达成原则协议才能解决具体问题。应达成的原则协议包括两点:第一点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应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第二点是美国必须同意将武装力量从台湾海峡撤走。至于什么时候撤以及如何撤的具体步骤,是下一步讨论的事。”⁴ 在中美大使级会谈长期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中国方面认为:“今后在会谈中没有必要再在次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应首先致力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即美国政府同意把它的武装部队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全部撤出的问题”⁵;“今后要确定‘一揽子’解决的原则,就是说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⁶ 这也是1969年1月尼克松政府上台之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在这期间,虽然中方并没有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但其“最重

¹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外交领域,不同的主体从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对同一事实产生不同的认知、做出不同的表述,本来就是正常现象。甚至在认知相同的情况下,也可能做出不同的表述。

² 关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下降的观点,可参见郭震远等:“未来四年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国评论》(香港),2009年第3期;关于其核心地位丧失的观点,可参见邱震海:“希拉里访华,台湾问题退出最核心问题”,腾讯网2009年2月23日,网址:<http://news.qq.com/a/20090223/004629.htm>。

³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⁴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287页。

⁵ 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⁶ 王炳南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地位却是不言而喻的。

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¹,尽管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苏联战略威胁,中国方面仍然没有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在基辛格两次访华及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过程中,中方一再向美方强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例如,在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周恩来总理在首次会谈中便明确指出:“美国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从台湾撤出所有的武装部队,并拆除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所有军事设施;……美国与蒋介石之间的条约是非法的,我们不承认那个条约;……如果这个关键问题不解决,那么整个问题都将难以解决。”²在此后的会谈中,中方又不断强调这一立场。

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期间,虽然毛泽东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出发,做出过“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之类的宏观评论,³但在关于《上海公报》的具体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并没有把台湾问题视为无关宏旨的“小问题”。相反,在事关美国从台海地区撤军的具体措辞上,中方可谓寸步不让。毛泽东还就措辞问题专门对中方谈判人员做出指示:“除了台湾问题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到发表公报的可能性。”⁴也就是说,中国宁肯推迟实施“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构想,也不愿在台湾问题上以牺牲原则为代价去推动中美解冻进程。在这里,尽管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明言,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地位却是显而易见的。

此后,中美关系进入到致力于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中,台湾问题仍是其中的核心障碍。中方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建交三原则全部与台湾问题有关。中美之间最后能够达成协议、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是以美方承诺并实践上述三原则为前提条件的。然而,中美建交后不久,美方即出台《与台湾关系法》。虽然这是美国的国内法,但其规范的内容却涉及到了中国的内政,本质上是以新的方式复活了美台“共同

防御条约”。此后,美台军事关系也从中美建交前的美国直接驻军台海,转变为以美国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为主要形式。在中美就美台军售问题进行的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方面甚至发出了不惜让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倒退的强烈信号。正是在中方的坚持下,双方最后达成《八一七公报》规定了解决美台军售问题的基本方向。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并没有按照这一方向兑现自己的承诺,但中方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解决美台军售问题的过程中,确实是始终把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来对待的。

根据笔者的考证,中方首次提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这一重要表述,是1995年10月23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到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在美中协会等六团体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题为《走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中美关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明确指出:

——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直接牵动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的重大原则问题;

——构成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就是台湾问题;

——多年来的事实一再证明,在台湾问题得到较好处理的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反之,两国关系便波折迭起,麻烦不断。⁵

此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作为一个完整的表述,开始频繁

¹ 即从1969年1月尼克松上台到197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这段历史时期。

² 张曙光、周建明编译:《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187页。

³ [美]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第4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1页。

⁴ 王媛媛:“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会谈内幕”,《文史天地》,2004年第9期,第12页。

⁵ 江泽民:“走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中美关系”,1995年10月23日。资料来源:中国台湾网资料库:http://www.chinataiwan.org/wxz/zhyy/1/jm/200104/t20010410_35325.htm。

出现在中国领导人与美方人士的会谈中,有时还有“始终”或“历来”这样的时间修饰词。中国最高领导人最近的一次表述,是在2009年4月1日的“20国集团”伦敦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明确指出:“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是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¹

实际上,中方对台湾问题的这个定位已经考虑到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比较顺利”或“健康稳定”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以“台湾问题得到较处理好”为前提条件的。换句话说,无论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否顺利,是否健康稳定,都不影响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方始终没有彻底放弃以军事手段(先是通过“共同防御条约”驻军台海,后是依托《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军售)干涉台湾问题、从而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战略选择。从对历史的回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中美达成《八一七公报》之前,中国尤其强调台湾问题的核心部分,即美台军事关系;《八一七公报》发表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更强调台湾问题作为一个“关系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直接牵动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的重大原则问题,它对中美关系的整体具有重要影响和宏观意义。

二、当前中美关系的新形势

最近一次美国大选乃至新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中美关系至少暂时摆脱了以往那种令人不安的起伏和紧张。事实上,中美关系总体缓和与稳定的局面早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了。2003年9月,已有中方官员提出“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²此后,来自中美双方的此类评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小布什政府的两任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从实际情况来看,中美两国在这期间确实就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紧密合作。就当前来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气候变化

与能源安全、反恐与防核扩散等重大现实问题,无一不需要中美两个大国的有效合作,任何一国都无法单独应对;甚至仅仅依靠中美两国的合作也不够,还需要世界其他大国和国家集团的积极参与。中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合作,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出于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

然而,大国关系从来都是错综复杂的。合作并不必然意味着和平,紧密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亲密,³在某些重大战略问题上的紧密合作更不必然意味着其他重大战略矛盾的自然销匿。即使在具有很大合作需求的领域,双方的利益取向也不一定完全一致,合作的同时也存在冲突的风险。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尽快大幅减少因人类活动而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改善全球气候条件,无疑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但如何落实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如何分担并核实减排量,如何开展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合作,都是涉及到双方重大发展利益的棘手问题,甚至带有一定的“零和”色彩,以至于中美气候谈判被美国议员称为“史上最复杂的外交谈判”。⁴此外,中美在反恐、防核扩散等全球或地区热点问题上也面临着类似的合作困境。

有人认为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的外交政策表明,新一届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傲慢与偏见,正在学会谦逊与倾听。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确实有利于中美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发展。然而,美国国内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这可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能算是目前较为凸显的一个方面。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

¹ “胡锦涛会见奥巴马”,《人民日报》,2009年4月2日第1版。2009年6月下旬,国台办主任王毅在访问美国并会见美方学者时,也做出了类似的表述。

² “中国外交官:中美关系现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候”,中国新闻网,2003年9月18日:<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09-18/26/348266.html>

³ “中国专家认为中美关系紧密而不亲密”,国际在线,2009年6月1日专稿:<http://gb.cri.cn/27824/2009/06/01/37852524762.htm>

⁴ “中美气候谈判有希望无进展”,《环球时报》,2009年5月31日。

任何以竞争性选举为政治运作基本模式的现代国家,都会存在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内政外交主张,即使有时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事实上,当代美国政治中就重大问题为反对而反对的情况并不多见,更多的情形是出于各自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理念或利益取向。美国的内外政策及其调整变化往往是不同立场的政治精英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对华对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更是如此。

例如,1949—1950年上半年是台湾问题酝酿的关键时期,当时美国的政治和战略精英们针对台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为代表的行政部门认为美国应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因而主张“弃蒋弃台”;而以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军方强硬派却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出发,主张“保蒋保台”。辩论的结果是“保台派”战胜了“脱身派”,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产生。又如,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前后,美国政治精英们围绕此后的美台关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其结果是国会中的“亲台派”战胜了对华相对温和的行政部门,推翻了后者最初提出的并不涉及美台军事关系的《台湾授权法案》代之以明显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与台湾关系法》,为此后的中美关系发展埋下了最大的隐患。¹

因此,我们虽然看到刚上台不久的奥巴马、希拉里等执政者(也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曾经的执政者)或许代表着对华温和的积极方向,但美国政界、学界和舆论界的对华不友好势力仍然有可能对中美关系造成重大伤害;后者不仅在主政时能对中美关系造成重大伤害,即使在野时也一样能通过向前者施加压力而对中美关系构成严重干扰。以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首次会晤前夕的2009年3月下旬来说:2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纪念《与台湾关系法》30周年的决议案,强调该法案是“美台关系的基石”;26日,美国国防部又发布一年一度的《中国军力报告》,不仅重提“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老调,还夹杂着对海峡两岸关系的挑拨之辞。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美国立法机构和行政

部门的上述涉台举动,刚好发生在以合作为预定主旨的中美伦敦峰会举行前夕。这说明,即使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希望维护中美合作的大局,美国国内的对华不友好势力——无论在野还是在朝——却不会善罢甘休。他们的能量还十分强大,动作也相当嚣张,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作为牵制美国国内对华温和派的一个工具,也绝无可能被他们从工具箱中丢弃。

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一度曾被寄予厚望的中美合作大局,出现了一些逆转的苗头,而奥巴马执政当局则是这种苗头的始作俑者。首先是美方不顾中方在合作抗击金融危机中的重要贡献,发起了多起针对中国输美商品的贸易保护案例,表明奥巴马团队在其国内利益集团和反对派的压力下,不惜牺牲中美合作大局的机会主义心态。其次是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不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事实,不但极力推卸自己作为一个排放量最大的发达国家的国际责任,还要求中国承担与其能力不相符的减排义务,本质上是要限制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第三就是在2010新年伊始,美方宣布将向台湾出售“爱国者”PAC-3地对空导弹等先进武器,直接破坏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被认为是把中美关系“打回原形”。这些最新事态再次证明,中美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既合作又竞争的大国博弈关系才是中美互动的常态,任何所谓的新形势都必须被置于历史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才有意义。

三、岛内政局的发展态势与中美关系

台湾岛内局势和两岸关系的新发展更不

¹ 关于对这两个案例的详细阐述,可分别参见王伟男:《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1948~1982)》,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五章第二节。

² 参见“对台军售将中美关系打回原形”,《参考消息》2010年1月12日,第1版。笔者还可以在此做出预期的是,未来西藏、人权、民主自由等老问题还将以各种形式冲击中美关系,但不管怎样,中美关系终将真正恢复常态。

可能导致台湾问题淡出中美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经过李登辉和陈水扁前后近20年的“独化”操作,台湾公众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民意结构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统一的重大逆转。台湾《联合报》在2009年3月份所做的一份民调显示,69%的受访者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比1997年上升了26个百分点,创该报历年调查新高;调查显示,所谓的“本土化”认同确实已是多数民众的共识。此外,该调查还显示,近12年来,外省及客家族群的“国族认同”改变最为关键。根据该报1997年的调查结果,当时不论是外省或是客家族群,自认是中国人的比例较高。其中,56%的外省族群自认是中国人,22%自认为是台湾人,7%感觉两者都是;37%客家族群自认是中国人,31%是台湾人,15%感觉两者都是。本次调查却显示,外省族群的“国族认同”已发生重大逆转,43%自认是台湾人,比例倍增;20%认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的认同比例降至24%;客家族群自认为台湾人的比例更高达67%。相关报道还特意指出,外省族群中,认同“中国人”并不代表就是认同中国大陆。¹ 岛内其他民调机构的长期观测结果也表明了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上出现了不利于两岸走向统一的基本发展态势。²

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两岸之间在经历过长期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对峙之后,普通民众中出现一些感情上的猜疑甚至怨恨不足为奇。但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就发生国家认同上的严重错位,若非“台独”分裂势力背靠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而刻意操弄,绝无可能发展到这般田地。“泛蓝阵营”重新主政后,在岛内高声辱骂“中国猪”者仍然可以登堂入室,而在互联网上隐姓埋名骂一句“台巴子”却成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必欲除之而后快;“泛蓝”执政当局竟然也认为“大逆不道”,直接出手收拾“肇事者”。发生在2009年3月的“郭冠英事件”及其结局充分揭示了岛内统、“独”两派政治文化势力之悬殊,“反中爱台”俨然成为“政治正确”的代名词,“亲中卖台”则成了麦卡锡式“台独”势

力斩草除根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真诚期待两岸关系的缓和与稳定大局能够持续下去,但岛内政局发展的主导权并不操之在我。在台湾走上以竞争性选举为基本的政治博弈路径的今天,岛内政局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统、“独”两派势力的力量对比与消长。在“台独”、“反中”的政治文化在岛内大行其道的条件下,我们不能低估这种发展态势对两岸关系的潜在破坏力。2009年8月岛内发生严重水灾以后,分裂势力以祈福、人道主义、言论自由为幌子,企图勾结“藏独”、“疆独”两股分裂势力,对两岸关系造成干扰,即为最新案例。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的负面案例和发展态势却是在大陆的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两岸交流日益深化、惠台力度逐步加大的条件下发生的,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笔者认为,自李登辉执政以来岛内分裂势力之所以敢于推行“台独”分裂政策,制造并操弄不利于两岸统一的国家认同结构,其最大的信心来源即为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方面拒不放弃以该法为依托继续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战略选择,对岛内分裂势力的膨胀起着很大的庇护和鼓励作用,也积累着对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的潜在破坏作用。从最近的事态发展来看,即使台湾民意机构推翻了美台行政当局之间业已达成的牛肉进口协议,美方仍然不予计较,坚持区别对待,决定依照《与台湾关系法》向台当局出售先进武器,可见奥巴马团队并没有摆脱60多年来美国历代战略精英“以台制华”的思维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就仍将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¹ 台湾《联合报》,2009年4月7日。

² 可参见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每半年刷新一次的“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data/attitude.htm>。

» 郭冠英是台当局“新闻局”驻加拿大多伦多的“新闻组长”,具有强烈的大中国情结,对岛内分裂势力深恶痛绝,对马英九当局的某些政策也颇为不满。由于他使用“范兰钦”、“郭才子”等笔名在网络上发表反对分裂、拥护统一的言论,被发现后于2009年3月遭台当局开除公职,其本人也遭到分裂势力的暴力迫害。

四、余论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这是我们从长期的历史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同时,中美两国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时刻)也有着其他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其紧迫性还可能超过台湾问题。就目前来说,应对全球金融动荡与经济危机无疑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此外,气候变化、朝核问题等也具有相当大的紧迫性。在台海局势趋向缓和与稳定的条件下,它们的紧迫性明显超过了台湾问题。然而,紧迫性不等于重要性,最紧迫的问题或许在人们的议事日程上能够暂时超越最重要的问题,但由于最重要的问题往往涉及更具根本性的战略利益,人们针对最紧迫问题的解决方案因而不可能以牺牲最重要问题为前提条件。在中美关系解冻与正常化的过程中,应对苏联威胁显然是比解决台湾问题更为紧迫的重大战略问题。但中方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以牺牲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利益来换取美方的支持,反而不惜推迟这个过程的发展。

在当前的所谓新形势下,合作应对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在中美关系议程上确实具有明显的紧迫性,而台海局势又暂时处于缓和与稳定的状态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台湾问题的核心地位及其重要性和敏感性。然而,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的持续缓和,以及更多紧迫问题对中美两国的共同挑战,都无法抹煞美国仍然以《与台湾关系法》为依托,对中国核心利益构成军事威胁的冷酷现实,也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继续发展。笔者认为,只要以下三个条件同时存在,台湾问题就仍将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其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取向仍然是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其二,美国继续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或未来其他可能的安排,以军事手段阻挠中国统一;其三,台湾内部的分裂势力继续有能力对岛内政局发展和认同结构演变起到重大作用。

当然,新的形势对于我们处理台湾问题确实也蕴含着一定的机遇。其一,正如前文所述,它降低了台湾问题的紧迫性与严峻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该问题对中国造成的即时的战略压力。考虑到分裂势力在岛内执政时对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造成的严重干扰,新形势下这种压力的缓解无疑大大有利于中国把有限的战略资源投入到需求更紧迫的地方去。其二,在这种新形势下,中美关系总体上适度缓和,合作面暂时大过竞争面,特别是美方对华战略需求有超过中方对美战略需求的趋势,使中方处于一种相对有利的对美战略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美方在对台关系上的任何动作,都必须更加谨慎、更加全面地考虑中方的利益。在新近公布的军售计划中,美方并没有如台当局所愿向其提供最先进的 F16- C/D 战机,还一再辩解此次军售只是执行小布什政府的遗产,显示出奥巴马政府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对中方的忌惮心理。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新形势也隐含着一定的风险与挑战。首先,它有可能给相关学者和决策者以及我们的民众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中美关系从此将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海峡两岸从此也将和平发展、走向一统。这种假象将使我们放松应有的警惕,在新的挑战来临之时毫无准备、措手不及。其次,它还有可能导致美国国内对华不友好势力和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焦虑与危机感上升,从而使他们更加急速地积聚能量,更加处心积虑地制造事端,破坏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的相对稳定,从而使这种所谓的新形势本身也难以持久下去。最近一段时间西方舆论界关于中美两国将在 2010 年发生重大冲突的传言,¹或许预示着这种所谓的新形势终将归于昙花一现。当然,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正在内建和谐社会、外促和谐世界,我们更愿意看到和谐的海峡两岸。

责任编辑 薛迎春

¹ “中美冲突被列今年最大风险”,《参考消息》,2010年1月6日,第1版。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he Core Position of Taiwan Problem in the Sino-US Rel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ituation

WANG Weinan¹

(1. *Institute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Taiwan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have been historically confirmed to have shared the same root and origin.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s the premise of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 But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 and tendentiousness on the part of American authorities, Taiwan problem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the most sensitive core problem". US has for a long time tried to attain the aim of pinning down China and under the pretext of "Mutual Defence Treaty" and "Laws of Relation with Taiwan", to cook up so-called "Taiwan Problem" and has time and time again influenced Sino-US normal exchanges in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other fields. By discussing the core position of Taiwan problem in the Sino-US relation,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clearly that the so-called "the most important, the most sensitive core problem" is solely the outcome of American manipulation of Taiwan to check and restrain China. To weaken the implication of "Taiwan problem" on the Sino-US relation and to realize the long-standing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relation is not only required by the time and tide, but also conforms to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 of respective national interests.

Key words Taiwan Problem, Sino-US relation, core position